

【阅书所得】

## 增增减减话“休沐”

□颜克存

“五日休沐归，相携竹林下。开襟成欢趣，对酒不能罢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诗中描绘的快乐休假生活。休假，在古代被称为“休沐”，《初学记》曰：“休假亦曰休沐”，即休息、沐浴的意思。休假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，不论放多少天，似乎总是时间太短，那在古代又是怎样休假的呢？

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：“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”就是说刘邦经常利用休假回家干农活。由此可见，现在的休假制度，是源自古人休沐制度的一种传承与发展。

古代的休假(休沐)制度据说最早可追溯至秦朝时期，但关于休沐制度的有关文献史料发现极少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到了汉代，官方的休假制度基本成型。《汉律》规定：“吏五日得一下沐，言休息以洗沐也。”就是说，汉代的官吏每5天可以有1天时间归家洗沐、休息，《史记·百万君传》也有“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”的记载，类似现代的周末。除此之外，汉代还有一些重要的“节日假”，如岁首、元宵、上巳、端午、夏至、伏日、中秋、冬至等，放假1天至5天不等。《汉官旧仪》和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就有关于“伏日万鬼行，故尽日闭，不干它事”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，不听政”的记载。汉代的重要“节日”约15个，若按每个“节日假”平均数2.5天计算，一年可休沐37天，外加“五日得一下沐”，一年之内可享受假期福利97天。此制度后一直延续至唐代，基本无太大变化。

唐代时，休假制度较汉代有了较大改变。唐高宗时期，朝廷专门订立规范官员休假和致仕的法令——《假宁令》，首先改“五日休沐”为“十日休沐”，称为“旬休”，全年公休36天。其次，常规休假日增多，逢假必休。《唐律》规定，元日、冬至、清明等重要节日放假7天，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，官员们返乡祭祖。其他节日，各休1天至3天不等。唐玄宗时期，其信奉道教，增设道诞日，休1天，还将皇帝诞辰命名为千秋节，再休3天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唐朝时各类休假日总数多达二十多个，休假时长较之前相比是只增不减。

两宋时期，古人的公共假期和休假制度最为宽疏。它们虽然沿袭唐代的“十日休沐”制度，但大量增加休假的时长。据宋庞元英所撰的《文昌杂录》记载：“官吏休沐，元旦、寒食、冬至各七日；上元、夏至、中元各三日；立春、清明各一日。”还在唐代各种休假日的基础上，大刀阔斧地开创了“天祺节”“天庆节”(皇帝母亲生日)“忌日假”(皇帝、皇后崩薨)等新节日。不仅如此，宋朝还实行“封印”“开印”办公，即每年的12月20日各官衙“封印”停止公务，直到次年1月20日才返回衙门“开印”办公。年休假达120天以上，超过了全年的三分之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宋朝官员如果不想值夜，便在值夜的本人名下写上“腹肚不安，免宿”便可，意思就是我肚子不舒服，不想上班，直接“休假”。

两宋之后，元、明、清三朝对历代已形成的休沐制度进行改革，均崇尚“劳动最光荣”，大幅度缩减休假时长。元代继续沿袭“旬休”制度，但将节假日骤减为约16天，全年休假52天左右。明初，皇帝朱元璋是个“工作狂”，他把“旬休”制度和大部分传统节假日都取消，仅保留元旦、冬至两节，分别放假5天和3天。直到永乐年间，才又增加元宵节，放假10日，全年共休18天。清代继续沿用明代休沐政策，但增设1个月的“封印”期，涵盖“元旦”“元宵”等节日，此外端午、中秋、重阳、皇帝诞辰，各放假1天，全年休假总数约34天。直到1895年，光绪新政推行，“星期天休息”制度才慢慢有了雏形，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，清政府正式推行星期日放假公休制度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(本文为文史专栏作者、教师)



【短史记】

# 金中都，北京的建都起点

□刘永加

早在800多年前，金国在燕京即北京大规模地建设了一批“公园”，为后来北京公园园林的布局和发展，奠定了基础。人民网5月14日报道，整体完工7.5万平方米的金中都城遗址公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，该遗址公园总面积15万平方米，“北京建都之始的全景博物馆”已初具规模，从而使人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金中都的概况。

## 公园的先声

金贞元元年(1153年)4月，金海陵王将都城迁到燕京，改名为中都，北京从此正式成为了首都。迁都前，海陵王不仅下令对燕京进行了改扩建，同时利用辽代的基本水系湖泊，大规模建设苑囿园林，北京出现了一大批由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公园、小公园。

金中都的公园园林是从皇城内外开始的，建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苑，西苑最重要，还有众多的小型园林。西苑是以燕京旧城西部的古代洗马沟(金称西湖，今莲花池)形成的一系列湖泊水潭为主而开辟建设的，其中的琼林苑和同乐园最为有名。

能称为大公园的琼林苑位于官城内西南侧，是海陵王在辽瑶池(金改称鱼藻池)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，经金世宗、金章宗两代五十多年的增建，成为金代官中最为优美恢弘的苑囿，自然环境优美，建筑壮观，是金朝帝后及皇室成员经常游玩的官内“御花园”。元代人称其“尽人神之壮丽”，可见其景色、建筑之壮观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琼林苑有横翠殿、宁德宫。西园有瑶光台，又有琼华岛，又有瑶光楼。”

琼林苑南部为瑶池，当时金人通常把瑶池及西苑中各大湖统称太液池，因它们是皇官中御苑的池沼，沟通皇城中的水系，水流畅通，池中生长着莲花、芙蓉花。池边的楼台殿阁倒影映入池中，如同天工图画。

同乐园相当于小公园，其位置在玉华门外以南，相当于今之青年湖略西一带。据《金图经》载：“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”“大定十年宴群臣于同乐园之瑶池”。

大安宫也堪称大公园，金大定六年(1166年)，金世宗命少府监丞张仅言主持在城北营建大安宫。大安离官区的水域，原是一片天然湖泊，属于高粱河的一段河道。施工时，将这段河道扩展加深，使之成为水域宽广的湖泊，就成了今北海、中海、前海、后海和西海的前身。当时这片水域称为“白莲潭”，是因湖中广植白莲。把扩挖水域的土堆成岛屿和环海的小山，岛称“琼华岛”，水称“西华潭”，并重修“广寒殿”等建筑。

或是小公园的广乐园，又称南苑，

为金中都官苑之一。其位置应与社稷坛相毗邻，大体在丰宜门西，临近城墙一带。据《金史·世宗纪》载：“大定三年(1163年)五月乙未，以重五，幸广乐园射柳，命皇太子、亲王、百官皆射，胜者赐物有差。上复御常武殿，赐宴击球，自是岁以为常。”可见，广乐园内有常武殿，为金皇帝、百官射柳、击球、习武处所。同时，这里也是金代元宵放灯的地方，每年正月元宵节都要张灯，还会在其中搭架灯山，张灯结彩，热闹异常。

经过多年的建设，金中都可谓大公园、小公园遍布，景点众多，风景优美，真是城在画中。著名的燕京八景——太液秋风、琼岛春阴、道陵夕照、蓟门飞雨、西山积雪、玉泉垂虹、居庸叠翠、卢沟晓月，最初就形成于金代。

## 坊市交相辉映

大家都知道，金中都是北京的建都起点。作为都城，当时的北京城市规模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平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北京的民居以四合院和胡同为主。其实，远在八百多年前的金中都时期，民居还是坊市制。

金海陵王迁都北京，在当时辽南京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建设，住宅区仍然采用了唐宋时期的坊市制。此时正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，自北宋中叶以后，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，封闭的坊里制度已经打开，居民区与市场不再有严格界限，且多已市坊杂处。

金中都城是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建，同样改变了辽南京时日的坊里制度。在金中都的西、南、东三面扩建部分，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。这些平行的坊巷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线，在两旁排列。所以，金中都时的坊濒临一段段的街道，故又称坊巷。

海陵王迁都北京之后，住宅建设随之展开。据《金史·海陵王纪》载：“贞元元年(1153年)五月乙卯，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。七月戊子朔，原赐朝官京城隙地，征钱有差。”可见，金中都虽然官室和城垣已经建设完毕，但是由于中都城市扩大了，新圈进城内的不少空地还没有开发建设，海陵王就将这些空地分赐给大小职官和护卫军士，用于住坊市建设。新建的住宅、商铺在城西、南、东三面的平行坊巷中。于是，金中都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城市布局，混合着坊和坊巷两种格局。

经过精心建设，金中都城内共有62坊，比辽南京时多36坊，因为城郭扩展后，居民区也相应扩大了。金中都的一些坊里经过专家考证，今天仍能够判断出大体位置。

坊市制，有坊必有市，设市更是活跃了商品经济，便利市民参与经营和购物消费。金中都城内坊与市是打破

严格界限建设，但是，由于北京水上交通的特殊性，主要商业区仍在城北。这是因为各地商货需要由水路进入中都，都要先运至中都城东的通州，然后再由通州沿闸河入中都；而闸河经中都城北通过，所以百货卸放的码头即在城北，这里原有的商业经济就比较繁荣，所以金中都时期，其繁荣更倍于往日。

## 鲜为人知的社稷坛

大家都知道的社稷坛，位于天安门西侧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，此后一直作为明、清两代祭祀社、稷的祭坛，现在已经开辟为中山公园。

其实，北京较早的社稷坛，当数金代所建的社稷坛，只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又没有留存下来，所以鲜为人知。

金中都作为金国帝京，设立郊坛是必不可少的。据史料记载，他们所设的郊坛有：南郊坛即天坛，在中都南门丰宜门外，也就是丰台名字的来处。围垣三重，四面各有三门，中有圆坛，坛、垣皆以赤土覆盖，是金帝祭天的地方。北郊方丘即地坛，在中都北门通玄门外，围垣三重，四面也是各三门。朝日坛即日坛，曰大明，在中都东北门施仁门东南，其制如地坛。夕月坛即月坛，曰夜明，在中都西北门彰义门的西南。金帝是冬至日祭于南郊坛，夏至日祭于北郊方丘，春分日祭于朝日坛，秋分日祭于夕月坛。

贞元元年(1153年)十二月，海陵王“定社稷制度”，并在中都皇城建设了社稷坛，这也是最重要的祭坛，其建设规模和规制都十分讲究。

我国古代，有一项“社稷祭祀”的制度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被称为“社”，祭祀谷物神的地方被称为“稷”。因此，在古代社稷坛与宗庙同为国家重要礼制建筑，历代帝王建国之初，都会按照“右社稷而左宗庙”的古制原则建造本王朝的社稷与宗庙。

而金中都的社稷坛，在海陵王建成后，又于金世宗大定七年(1167年)进行了改建增修，使之功能更为完善。

金国“社稷”祭礼分为常规之祀和非常规之祀。金明昌五年(1194年)金章宗君臣议礼时，礼官曾奏“我国家自祖庙禘祫五享外，惟社稷、岳镇海渎定为常祀”，说明常祀是定制。从明昌五年二月“始以春、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”，即开始了常规之祀中的仲春祈谷、仲秋报谢。春祭旨在春播之前祈求社稷神保佑农业丰收，秋祭旨在收获硕果之后报答社稷神的福佑，即“春求秋报”。当皇帝受尊号、更御名、受命宝、誓师出征、旱灾、雨足等国家大事或灾情异兆时，都要奏告或祭祀社稷、山川之神，这就是非常祀。

(本文为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、文史学者)